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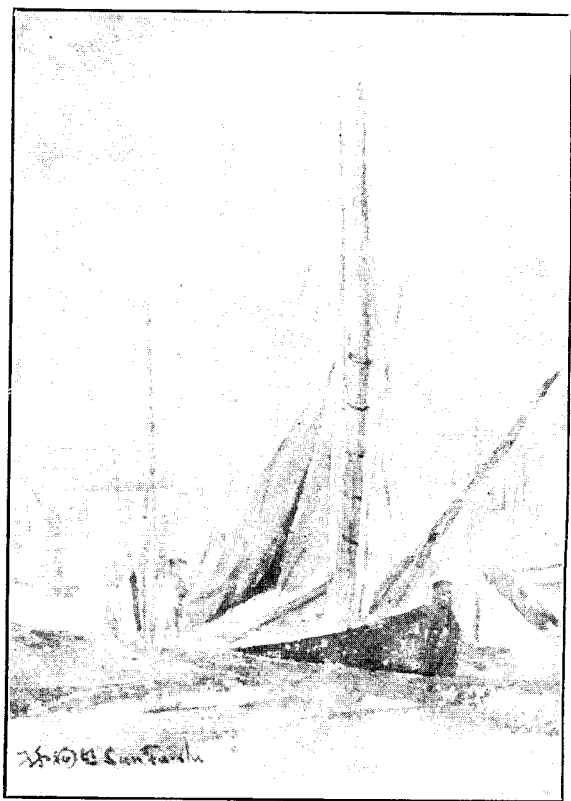
插畫目次

一 漁港

二 野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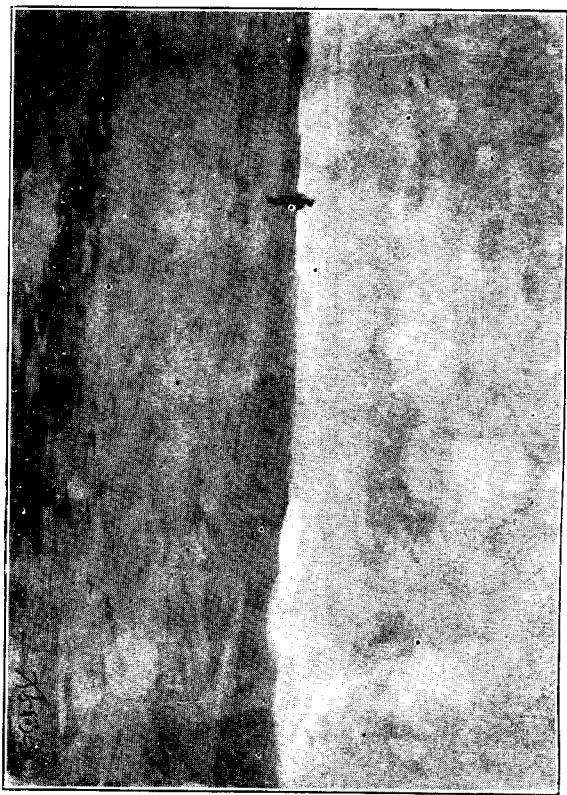
三 夕照

四 朝霧



港 漁

岸野





照 夕



霧 朝

大西洋之濱

孫福熙

一

獅有四條腿，攀到岩石的頂上，伸頭出樹梢，探望羣獸的蹤跡，有時跳到深谷中，痛飲瀑布根處清涼的泉水；鶴有兩條腿，涉過沙灘浮在波濤中洗澡，又有兩隻翼，飛上雲霄長嘯震天地；就是被人馴養的雞鴨，牢籠了一天，在晚上被放出來時，還知記念他們已失的本能，提起兩足，鼓動兩翼，飛上石級或籬笆，生在水中的

魚，也長許多鱗，龍門之水往下流，他卻逆水向上游，他們渡過太平洋，從亞洲游到美洲，又渡過大西洋，從美洲游到歐洲；螢是小蟲了，然而也知道可惜時間，攜燈夜遊；就是些小的蜉蝣，也知利用頃刻的生命，作幾度岸邊與水面間的飛舞我的肢體之不如蟲魚鳥獸，還不是我個人的過失；我的肢體之漸趨於懈怠，實在是我的大恥辱！

二

凡是船，不論有無驚濤怒浪，都要開放出去，倘若他想安靜些，怕顛覆，或怕打動如鏡的水面，水便要迫他生綠苔如人之被迫而生鬚髭。世間沒有所謂安靜的存在，即使你宣言你是睡眠了，你就會遇見夢的驚擾，即使你宣言你是死亡了，你就會遇見豺狼蠅虻。你怕走在車前，被車馬追逐，但當走在他的後面時，你就一口一口的吃他簸揚起來的塵沙。循規蹈矩的日月，屢次屢次

的被黑雲蒙蔽；倒不如彗星，也常有用尖利的光芒射進人的眼睛去的機會。倘若是一條箭，雖然沒有人放他在弓弦上，也該出發去找他的靶子，倘若是一葉風箏，沒有飛起來，那裏能夠知道風之東或西，我跳起來，雖然我的四肢無力，我飛起來，雖然我沒有翼，我該去認識我所不認識的事物！

出火車站的門口，仰頭見 La Rochelle 的朝晨的

天，在十五小時火車中的顛簸與夜行的沈悶以後，驟然得之，如大暑中之得冰了。天高而青，罩在港邊無數的帆檣之上；汽船的煙囪旁，緩緩的蒸起水氣，上升而與桃紅的花瓣似的彩霞相接。船中的漁人取下晾在桅桿上已經乾燥的青色細網，換上橙紅的布帆，他們就要乘這和風，在這樣壯麗的晨光中出發了。中年的婦女，面是淡紅褐色的，表現在日光下生活的成績，推着手車叫

賣，柔和的高唱「啊鮮魚」——他們絕不說謊，車中身體扁平而兩隻眼睛同在一面的比目魚，與身闊而尾細的，或身如圓筒而尾闊的等等我不知道名字的魚，都是很新鮮的。賣魚具的店舖門口，斜掛看釣竿，在垂絲的下端，繫着紙的魚，乘微風而飄蕩，當我經過時，幾乎接觸我的帽頂。玻璃窗裏邊，掛看彩色的廣告：又驚又喜的漁人，舉竿得大魚，魚重不能舉，非但漁人身屈如老蝦，他一手攀樹枝，樹幹也成弓形了。我們不能斷定

說，漁人將得魚，或者魚將得漁人。上面寫着一行字，是魚說的意思：

「老先生，我將要吃你！啊，我吃了一個鈎！！」

四

走進旅館的食堂，滿眼的不認識的面龐，然而他們之於我，想必更生疎了。一個中年婦女舉起酒杯正要喝，遠遠的轉過眼睛來看我；前面的男子，舉刀伸入盤

子去，却又仰頭對我了。我雖心中很坦白，然而總覺有點不自然。第一個菜便是蟹，接着又是蛤與蝦，這却都是我所自幼認識的，然而真也久別了。我很知道吃蟹的方法：先揭開上面紅色的一個背，再揭貼着淡黃色的腹——我們稱他爲臍的——兩手分握兩邊的蟹腳，用勁折斷爲兩部，蟹黃平分在兩邊的頂上；淡灰色的是蟹腮，是不能吃的，預先須去掉。我遠望他們吃蟹都不如我的順手，他們是從別地方來的，但不是如我的在海邊生長

的。母親最會剝蝦哩，連頭連尾還連「石榴子」的蝦肉，放在飯碗邊，一口一口的連飯「餉」到我的口裏去。後來我自己也會剝蝦了——到了現在還沒有忘記——母親預先告訴我：小蝦一口吃一隻，大蝦一隻「沾」兩口。忽然囊的一聲掉在我面前，見是一盤烤牛肉，這有些奇怪；然而這是女工拿來的，母親並不在我的旁邊！

五

太陽趕了一天的長路，偷偷的沈到大西洋中去洗澡；小鳥怕寂寞，亂箭似的飛着起忙頭。我是無用者，但也跟着他們走，走到陸地的盡頭。青天的底下，鱗雲布着陣，要想阻擋太陽的去路；潮頭捲上陸地來，欲求人們的援助。人們擁擠着，似乎正在紛紛的議論；然而沒的事，各人自有各人的混沌。沙灘的上面，滿布無數的小幕，有的坐在幕的周圍，似乎正在看守他們割據的地盤。水上露出許多頭，帶着狂笑而浮動。其中一半是

女子，還是個個滿面的脂粉；帽是橡皮的，然而還是結着許多彩色的花或鬚，蝴蝶在他們頭上依依的飛舞，羨慕她們的溫柔的海水浴，我與蝴蝶一樣的羨慕，要想跳到水裏去，然而我知道我的笨重的兩足——蝴蝶有四翼，忽浮忽沈的在溫柔的日光中沐浴，我想跟他們浮動，我却只有笨重的兩足。我曾暗暗輕視蝴蝶與女子們的修飾；今天才知道，我還比他們文弱得多哩。從水中出來，跑到布幕中，或者就坐在溫暖的沙上休息，裸露的

四肢，早已染足日光的顏色；身上只有短小的浴衣，男的是黑的，女的也多彩色的，兩三相伴的談笑或散步。賣報的小孩飛跑的過來，叫着說五點鐘的巴黎晨報已到了；有人買一份，面上的插圖，就叫海邊旅行的快活，接着看附張，敘述阿爾卑斯山中雪山的景物，而且現在新有了馬路，自動車一直可以到山麓的小村；以下另有幾首詩，說的是愛情的甜美，上帝付與無論什麼人。三歲的小孩，也伸腳水中去，很短的褲腳，還要捲高去，

忽然一陣浪，打濕到腰頭，他就帶笑的逃到沙灘上。許多小孩雖然不游水，也穿着浴衣，黝黑的手臂，拿了掘蛤的鏟去掘地，或拿了撈蝦的網去搗水，如有蛤可掘或有蝦可撈的樣子。有的以水和沙土，捏成各種形體，說是開糕餅店。有的掘土成溝，引水入內，說是繫運河。他們從這邊到那邊，總是跳或跑，因為他們可惜他們有用的時間。年長的婦人在幕中或日光下結冬日用的毛線手套，表示他們的預備周到，結不到三針，又與人講話：

「夫人去年在那裏過夏？」

「我們在南方，蔚藍的天與海，實在可愛啊！」

「你愛這裏嗎？」

我也很喜歡，不過這裏的蚌殼不及那邊多。他們天天這裏來，天天這樣說，天天這樣做。我很同情於他們的快樂，然而我們都知道，還有許多人，用了熱汗與辛酸，在苦海中與他們一樣的洗澡。

有時刮大風，浪濤直跳到岸上，水仍流下去，暹着

勇氣跳上來的海藻，攔在岸上不動了。小孩走過時，故意走近岸邊去，欲使浪花濺些在身上，無意中踏着了海藻，幾乎滑跌了。兩個壯男子浸在波濤中競賽游泳術，有時浪花高潑過他們的頭。許多人在岸上繞過港灣追隨着叫喊，游到他岸以手揉面急促的呼吸，勝負兩者都得愛人的憐惜。人類真聰明，會借天的力：微風中吹笛，借風送到愛人耳；暴風中游泳，借風鼓浪捲入愛人心。就是從這個大西洋，英國人屢次侵入法國，就是從這個

大西洋，國法人渡到新大陸，享受哥倫布發明後的利益。到現在我也在這個大西洋之濱了，口渴的時節，俯頭喝海水，氣悶的時節，仰頭吸海風。啊，大西洋之濱！

六

沿這海岸過去不很遠，滿田是紫花，雖然人類還沒有能力給他一個名字，但走過的人總伸手採他一束，道路的旁邊，已經很疎了，茂密的是在人們的手裏與各人

房間的花瓶裏，然而田中人跡未曾走到的地方，更是茂密哩。自然分布得很巧妙，凡見遊人來，總有新鮮的贈品，不讓他們空手的回去。走到漁船邊，看見漁人捉來的青魚，天青的背，銀白的腹，他們知道與海天相調和用了海天的顏色。山巖的旁邊，常見就是這巖石的碎塊堆疊成的石屋，蘆葦的中間，常見就是這蘆葦的枯桿遮蓋成的茅屋，這是調和，這是美；漁船中用蚌殼盛水，田村中多用瓠瓢，這是自然的分配。人類學了一點來，

用了綠色的網在綠水中捕魚，用了燈火在田中捕愛火光的蟲。

七

太陽已下去了，樹林，帆檣與屋宇都與天同時漸漸的黑暗起來，然而燈火與星卻同時漸漸的光明起來了。港水很平靜，加倍了燈與星的數目。港邊咖啡店門口的樂隊開始演奏了，人們緩緩的走近去，街間與室內的坐

位幾乎沒有空的了，立着的還比坐的多。小孩與女子，立在較近處，外邊是較高的男子——怕得遮斷他人的視線，所以不便走近去——攜狗或攜自行車者更圍在外邊。拉提琴者左手的手指在弦上如火焰的竄動，店夥如蜂蝶的在花間穿渡，步履舉動都合音樂的節奏，或者要疑惑他們衣服的振動，演奏成音樂。十分圓滿的月亮，輕步在帆檣後面升起來，聽到帆檣這邊的音樂，如聽簾外枝頭的好音，然而大眾都沒有見到他。恰到最好處，樂師

停下手，幾秒鐘的完全肅靜後，繼以一陣雷雨一般的掌聲，紅白藍（法國國旗色）三種電燈的光下，照着千人如出一個模型的微笑。狗也高興起來了，舉起兩隻前足如拍掌，撲到別一隻狗上，他也照樣撲過來，忽然撲到女子的裙邊，女子驚惶轉過頭來看，一見祇是狗，連忘回過頭去繼續他所未完的微笑。我很寶貴他們的微笑；我可以斷定，我們必定見不到這樣的微笑，倘若這是十三十四世紀，英國的砲彈在空中飛射，倘若這是一八七〇

年的巴黎凱旋門下祇見普魯士軍隊，倘若這是現在的羅爾，祇見外國的國旗飄。

八

禮拜六的朝晨，市場中遠比平日熱鬧，海產不必說了，又大又新鮮，所有旅客們所未曾見過的形形色色的魚蝦蚌蛤都展覽着，水果菜蔬比別處所見的加倍的大，於是大家贊賞着而且各種購買些。回到旅館食堂中，例

菜之外，加菜三四種，這就是市場中所陳列的，現在烹調了陳列在盤碗中了。於是大家從贊美形色進而贊美滋味了。過了一回，兩兩三三的進來許多新客人，有的企戴了帽子，有的穿着醜醜的工衣，然而一樣的有古銅色的面龐與粗笨的兩手。窗口的兩位一桌四位一桌較清靜的座位，早已被住在旅館中的人們坐滿了——我是其中的一人——祇有中間大桌邊，還留着幾個空位，等到祇留兩個空位時，女工連聲止住他們說，這已有人的，祇

得引到間壁不很整潔的一間了去。他們高聲談論今天的市價，誰比誰賣得更便宜；今年晴天多，葡萄收成必定不壞了。他們住在附近的鄉間，每禮拜六來城市賣貨，他們載貨的馬車接連排列在門口的街上；馬頭套在布袋中，隔着布袋微微的活動，可以想見他的上下顎正在研磨袋中的麥桿與大麥。他們急忙吃完就走了——他們吃的多是他們自己送來的東西。馬蹄得得的遠去，旅館女主人輕輕的抱歉的對我們說：

「要你們久等了。他們是不能久等的；倘若得罪了他們，他們要不來，冬日是全靠他們的生意的。」我
能想象：在我未到此地時，我所坐的位置上，坐着古銅
色面龐與笨重兩手的他們中的一位，等我走過後，他又
將坐在這裏了。

九

我很愛看海，但也愛看街上的水潭，水潭之大不如

手掌，然而他是洋海的一部分。大風起來時，水潭起微波，在這波紋裏，看見漁舟一高一低的顛簸，幾個男子張網牽帆或轉舵，就是在家操手悵望着的婦女們的父親丈夫或兒子。然而我比婦女們所見的更遠，我比婦女們所見的更多：就是這個風，吹動風車磨麥粉；就是這個風，爲了未婚情人送密語；就是這個風，奔逐大戈壁的沙石，掩沒行旅者與駱駝的隊伍，夾着駱駝囊中的水與行旅者囊中的糧食；就是這個風，擊撞中國深宮的簷

馬，蕩搖思婦心，滴滴冷淚聲與鈴相應；就是這個風，飛到喜馬拉雅山之頂，大雪陣陣飄，長夜漫漫祇有猿猴斷續的悲鳴。我的兩眼雖朦朧，我的兩耳雖昏聩，然而我祇有兩隻無力的手，不能遮掩了我的兩耳與兩眼完全不聞又不見！

十

這小城之所以能這樣的受遊人注意者，在於他有許

多的古跡·三個壯麗的古塔，十三十四世紀時創造的，危立在港口；一個大鐘樓，十五世紀時創造的，跨在熱鬧的市上；一個市政廳，一二八九年創造的，一五四四年間重建的，留着雕紋剝落的石牆與石柱；一條市中的街道，多是十五世紀的古屋，有的牆頭刻着奇怪的面貌，有的簷頭是羅馬式石刻獸類的水溜，還有許多許多的古屋，都有木柱露出在牆外，用着薄片的泥板石，釘在木柱上，以防風雨的侵蝕，此地有名的市長 Jean Guit

on (1585-1654) 的故居，也是其中的一所還有許多淺彫的石板，嵌在牆壁上，刻的是一人牽羊，向着太陽走，或是一隻船，張帆浮在波濤上，上面都有多數人所不認識了的幾個拉丁文；其餘散見各處的門牆，窗戶，欄杆與公共的石泉的雕刻，還有許多。這都是遊人所樂於研究而讚歎而依戀顧盼的。然而 La Rochelle 的居民之可欽佩，不只因為他們能保存古跡，卻在於他們能保存古跡而又能建設新事業，市政廳的石牆石柱雖剝落，但另

有新建的廳堂，壁畫，彫刻與裝飾，都是當代的，古屋的上面，添築了新樓，Guiton 的故居的下面，也開着店舖，新的不害舊，也不因爲與舊的並存而不新，女子頭上都戴着白布上用細線結花的薄帽，這既不爲禦風雨，也不便遮太陽，只是古時風俗沿用下來的罷了。然而各人的帽子沒有相同的，各人各出心裁，加了許多的進步，獨立的成了藝術的一部分。古的仍然有的，分別了時代與地域，陳列在博物館中；戴在各人頭上的，卻都是新

的。中國也很有好古的，然而他們絕對相信兒子必定不如父，將來孫兒尤不如，一株枯樹之可貴，並不在於年齡古，尤其在於他是枯，倘有一株更古的活樹，或者這株枯樹重生了新枝，那都不是可貴的。現在中國革新了，不論榮與枯，先將大樹都砍倒，遠遠遷了種子來，重新再種過。因為要做白話文，便把所有「之」字都改「的」，因為要容納歐化，吃飯便該說吃麵包。聽說現在又反了，大樹根裏重生了新枝，不久要比新苗高大了，

於是兩方都起勁，爭說自己是新的，又說自己是古的。可憐的我們，不會做麵包，又忘了煮飯，只得空着肚子等候；汽船沒有泊攏來，搖船已經沈在海底裏，只得立在岸邊悵望；想聽他人所說的，我們聽不懂，想講自己所有的，我們說不出，憐無可憐的我們！一個歐洲的小姑娘，他曾經結過髮辮，或者正結着，拏了人種圖中有髮辮的中國人，對我們譏笑，我實在想聲辯：中國人向來沒有髮辮的；二百多年前，一部分人主張的，命令剃

頭匠都帶了大刀，不留髮辮的都不留性命；到了後來，又有人主張，命令警察都帶了剪子，凡有髮辮都須剪，一個也不留；雖然我不敢說以後決不致再有，然而沒有髮辮的也已有十二年了，姑娘知道嗎？然而我啞了，一點說不出，要想說別的，我又不知道，我不得不然的忍羞了。我夢想着：真理絕對的存在，不必去爭辯，倘真正是國粹，何必急急去保存；然而我又不能安慰了，我會見就是這裏的博物館中有古漆的板對的一隻，上面的

金字是「四壁山河杜甫詩」，旁邊就有一雙紅緞小腳鞋，同放在日本貨物的櫃中。況且，中國地潮濕，不如埃及印度之有許多古塚佛經可供後人之發掘——大家都知道，倘若古時也如現在的有博物館，現在還有什麼發掘的必需要，發掘只是現在的行為；博物館中也收藏現在的東西，我們何必等待將來被人來發掘。知道兼包並蓄的不是我們中國人！憐無可憐的我們，要說祖先的能幹，不知敘述祖先的事跡，卻嘆兒孫之無能；要試兒孫的本領

，不教兒孫建新屋，卻去拆毀祖先的茅廬；引了雞犬學游泳，好比引了鷄犬同學飛；我願老樹落葉培新苗，我願新苗長成接枝老樹上，各自生長同在一園中，可憐的我們！

一一

早餐的時候，覺得有點發冷，大概是窗口有風的緣故，只望立刻吃完就走開。不幸的，坐在同桌的朋友隨

便的問我：

「在中國的法國教士做了許多的事業罷？」

「……我……不大有得聽到。」

「這真奇怪了！我們常聽到，他們送貧苦的中國小孩吃，穿，還送他們入學去，大家都這樣說，還在電影中看見！」

我無意這事的辯論，而且身體愈加發冷了。女工送來白菊花茶，飲過以後，覺有微汗；我不想去午餐，而

且相信還以不吃爲是，故卽去就寢。昏昏的睡去，醒來已在二時下了。身體漸漸的熱過來，而且發汗，但頗頭暈，於是又昏昏睡去了。四時下再醒來，斜陽返照到窗上，染得全室通紅，我閉起眼睛，就看見人們在金色的輓浪中游泳，鳥們在金色的樹枝上歌唱，螢們預備了燈籠，繼續太陽之不足，然而這等事於我有什麼相干呢。炒葱的氣味，一陣一次驚醒我的夢，廚工正在做晚餐，然而我不想吃，要吃也不能吃葱。腹中又覺有點痛，那

末是腸傷寒了，去年姚君在旅行中得了這病死的，正是現在的時節。大風終夜撼動着房屋，大雨忽然又到來，打得玻璃窗上歷歷響，好在我不想睡覺，不怕被風雨驚擾。那天同桌晚餐的一位夫人說，風是催眠的，睡眠不安的，到了海邊都能安睡了。然而我是睡足了，我的身上不更有睡眠，就是大風也不能招他來，汗也流完了，皮膚乾燥發熱又緊張，我的身內更沒有一滴水分。大雨過去，圓後又缺的月亮漸漸升起來，透過滿綴雨滴的玻

璃窗，斜照在我的灰色的被上。月亮常是無私的，他照見正在甜睡的青年，他照見求乞一天而倦怠與失望後正合下眼的饑民，他照見燈塔中注視蒼茫起伏的波濤的守者，他照見工廠中做夜工不知外間有風雨有月亮的苦工，他也照見如甜睡的青年與倦怠而失望的饑民們的臥着的又如燈塔守者與工廠的苦工們的醒着的我。天下也儘有快樂的人們：住在美國的小孩，正在開始睡眠，休息他們一天的運動的疲倦，住在中國的小孩，經過一夜的

安眠，正在催促母親想起來，去吃新鮮的糕果，但我是
在半夜中，不是朝晨不是晚；睡在搖籃中的嬰孩，閉着
眼睛還微笑，預備踏上他無量的前途，遮蓋銀絲一般的
鬚髮的長者，帶了酒意笑說，只看他的鬚髮，已夠想見
他的功績，但我無前途，更無後路；田野間的農人，罩
在大天地的中間，尋他的生產，研究室中的學者，大天
地罩在他的中間，做他的心的生產，但我無天地，天地
也無我。天下也儘有快樂的東西，蝴蝶翻飛真如意，任

是花間任是水邊；小草何勇猛，風吹雨打終不移，我既沒有翼，我又沒有根……啊，說了許多還是說不清，我老實的說罷，我想愛人，我又憎（）！啊，恕我沒有膽量實說罷！此後須記着：看到可愛的狗時，立即轉過頭，倘若要看他，或者伸手要撫他，他便狂喜的跳起來，好意或者惡意的囓你；聽到秋林中瑟瑟的落葉，只須想這是你耍他這樣的，否則你的頭髮便要變白掉下來，如樹的綠葉變黃而掉下來一樣。遠近的狗音調各不相同而

一樣醜陋的狂叫，如各人的音調，如各的面貌，如各人的心，我再也不能睡覺了。

去年此時正遊山野完畢回里昂了，箱子中夾着文稿與畫稿，有的是完成了的，有的是等我繼續下去的，然而重看起來，一樣的浮出當時的微笑。今年呢，沒有作畫，也沒有作文，而且欲遊也不能。

法國話還說得這樣壞，北京話已說不順口了——漸漸的攙入家鄉話的音調——雖然沒有試驗的機會，但我

可以斷定，我說家鄉話一定也不純粹了。頭髮還沒有變白，鄉音已經改變，有何面目見北京，有何面目見紹興！

一一

由 L. Rochelle 渡海至 Oleron 島中的 Saint Trojan

村以後，我起身更早了。在太陽未起來的時候，我已起來了，嫩芽的黃綠色的天，帳幕樣的罩在平靜的海上，這是光潔的黝綠的漆床，床上是紅紫而且輕鬆的棉絮，正

在微微活動的，就是太陽的被褥，太陽就睡在這中間。無論什麼東西都在和平與安慰當中，只有我的兩隻鞋底一先一後的曬，說不定將要破壞全局。最可慮的，或者要驚起太陽，倘若他醒過來時，是哈的笑出來的，我也得去應和他，然而，倘若是的哭出來呢？……我提起脚跟偷偷的走往松林中去了。在這久已不被人所愛的心中，暫時的，但是深重的，感到撫育的滋味了。

我纔知道，枝上的小鳥與池中的小魚，比我更虔心。

小鳥從小翼中伸出頭來就跳到在隣枝上睡覺的朋友處互問長夜中是否安好；小魚的兄弟朋友們，頭與頭相親，尾與尾相擊撞，用了他們自己的言語，互述他們的相思，忽然聽到小鳥們求友的歌唱，他們就跳躍出水面來應和。林中滿地的不朽草 (*immortelles*)，放射幽香，如清醒的詩人；幼女似的夾竹桃，在各家園中微笑；薔薇帶露不語，蘆花點頭贊歎……

忽然從松樹的枝葉間透下絲絲的光明，知是太陽起

來了，他不笑，也不哭，張開眼睛就會開手做事——做他照臨一切的事——大家都知道，他已不是小孩了。一條小路的旁邊，有一所正在建築的房屋，太陽在松林的後面，松林的影子印在屋上，一個瓦匠立在木架上，依準從屋頂下來的垂直線，一塊一塊的疊磚上去。另一個用軟尺計算窗洞的大小，還有一個鬍子略長的，在較遠之處，以八字形的兩腳支持着他的身體。他也穿工衣的，然而較其餘兩人的清潔，兩臂操在胸前，毫不作工，然而

他很注意的一左一右的看兩人的工作，他當是一個工程師，他的注意兩人的工作，就是他的工作。他們三人各作各的工，但當他們注意工作的頃刻的餘暇間，他們有別的思想：在工程師，則回憶自己如兩人做小工時的情形，在小工們，則預想自己也做了工程師時的情形。他們的心中，有他們各人的熱鬧，看了他們，我又自然的要看我自己了。我嗎？我從來不是什麼職業的小工，將來也不是什麼職業的工程師；然而我卻厚着面皮賞鑒這

個，賞鑒那個，太陽，小鳥，蘆花……我何曾真的懂得呢！

十三

在這裏驟然的增加了一件事：胸腔屢次漲高來，想去作畫。第一天，我住在村中，百數家各有各的花，各有各的安靜。第二天，穿過松林，住在後邊沙灘上了，兩家旅館以外，五六十家全是私人的避暑莊屋，沒有門

牌號碼，只有莊屋的名字，郵差，送牛肉、牛奶，麵包的，每天各送兩次，都有這種美麗的名字在頭腦中旋轉，是「惠風」或「綠叢」，是「清晨」或「黃昏」，是「水鷗」，或「雛菊」……

我坐在海邊的沙灘上作畫，遠見汽船的煙煤飛騰而為紫色的雲霞，他不與人的口鼻接觸，而人也不如城市中的噤了鼻子叫他為煙煤。火車的汽笛，每日按時的叫幾次，從松林中傳出來，宏亮的充塞在海天之中，為

晨雞，爲晚鐘。蒼蠅也如城市中的洪洪的飛着嚷，但並不使人聯想城市的熱鬧。燕子還是吞吃蚊子，但這種蚊子不如城市中的吃過許多人的血。那天，在里昂，從美術校出來，忽然沾上一長條的污物，從帽邊一直流到衣服，仰頭見許多鴿子在簷頭點頭牽身一脚左一脚右的踱着走。這裏的鴿子與水鷗等等還是且飛且撒糞，然而妨害不到行人。這裏有一個莊屋名叫「好，自由了！」從城市裏走到這樣的美景中，實在不禁要同聲的說「好，自

由了！」而且，這是一定，愈是勞苦的人愈比我懂得其
中的滋味。工廠裏的工頭，防工人偷惰，防工人浪費材
料，而不停的巡迴，以致勞神過度不能安眠了，商舖裏
的經理，雖然投機事業得了勝利，但相手者因失敗而自
殺了，所以給他不安，到了這裏，一切煩擾都洗淨了，
這就是自然與美術能改變污濁的人生之功。然而，他們
的精神恢復之後，又有能力捉起屠刀了，愈是好醫生愈
做惡事，醫好了與人相關而受傷的人，使他再能與人相

關·況且，儘管引了鯀的人到鄉間來洗濯，究竟也不是辦法，河流儘管帶了污濁到大海去，海是大量的，總是默無一語，但結果總要使海也變爲污濁。我希望有人運載海水給城市中的人去洗濯，而且使他們永遠的清潔。

十四

我啊，我是弱者啊！我沒有能力將這美景搬運給不

在這裏的人們，我也沒有能力悔恨到這美景來之欠早。住在 La Rochelle 的時候，曾與友人第一次渡到 Oléron 島來，但沒有到這裏，所見的只是平坦的鹽田與葡萄田，黃沙飛颺，不見樂趣。友人們因不見樂趣，急於回去了，但我知道 Saint Trojan 是蔡李二先生與家族曾經久住之地，想去瞻仰一回，故決計一人前往。不幸的，晚上很不安眠，第二天很覺疲倦，故不敢一人旅行，只得等友人起來時告訴他，我也與他同回去，Saint Trojan

之行，只得等到將來了。在等候間，我去買風景片寄往里昂，作爲此行的紀念。片上是一個老漁人，在網與槳已經預備好了的漁船的前面，厚重然而破爛的衣服在身上，入水用的兩隻長靴直到腿上，然而眉額是蹙着。上面一行字「風很大，應該出發否？」於是我在片上寫，「這是蔡李二先生舊遊之地，想當時二先生的建設中華新共和國的宏猷，而今，遙望國內，風雨如晦。昨夜夢中見蔡先生，一語不發，良有以也。一閱報知蔡先生憤政

治之惡濁，已辭大學校長職而南下。李先生身體還是如此薄弱，須幾日的西山療養，才有幾日的勞作，在勞作的時候，已可想見他之須療養了。方君瑛女士也曾在這裏久住，他痛恨中國社會之無望，新近在上海自殺了。現在我也在這裏與法國朋友計畫中法學術的互助，我是弱者啊，怎麼能希望微幸的成功！我黏郵票在片上。郵票上的播種者只是法國的播種者，我不信中國土地上也會發萌芽，即使就是他的種子，即使就是他去播種。

大風雨的夜中，還能見到明月，雷電風雲過去，又見一個晚晴天，我也難斷前途的吉凶了。我現在微幸的在這美景中了。我是弱者啊，我只希望微幸的我的憂慮之不中。

十五

小火車每次必引了許多旅客，到這美麗的村中來遊逛，如引導我來時一樣。幼年的郵差，在車站等候，從

車夫裏接過包封，立即跳上自行車送往郵局，而且還要送給各人——在這包封中，或者又有在法國或者中國我的朋友我的哥的相思或安慰。我願我有一天做了火車的司機者，引了這村中人以至於無論什麼人去遊逛我們的鄉土。倘若有人慊我是太小，不配開車，我便願在車站等候，接過包封，騎了自行車，將在外國者的相思與安慰分送給在這鄉土中的他們的家族或朋友，而且將這旅客們對於我們的鄉土的贊美回寄給他們，只要沒有人慊

我是太老。即使有人慊我是太老，我還願穿了本地的古衣冠，扶了杖，坐在家鄉，給遊人參觀，好比博物館中的一株小草，也許能使人發明這土地的特點，好比古物所中破爛的繡貨上的小鳥，也許能示人以這土地上的人的針線。我雖是小草，我雖是小鳥，我還要問問遊人對于這鄉村的愛好。南門外有大禹陵。當時，洪水泛濫，大禹的父鯀治水無功，大禹繼下去，在外八年，三次經過家門，沒有進去，在耶穌生前二二〇五年因治水成功

而爲王。龍山上有越王臺，越國受了隣國的欺侮，越王苦心的教育國人，復了這個仇。我們看了這個臺，還可想見二千四百年前的大英雄。在別鄉，在別省，多有各時代的中國人的遺跡，……我們的民族在黃河上流發育，繁衍到長江沿岸，珠江沿岸，我雖沒有見到他們的偉業，但金石古書上都這樣記述……現在，他們的子孫更是衆多，所差的……你看我，我是這樣短小了！

十六

在涼亭的圍廊間晚餐的時候，太陽從後面漸漸的下去，紅光返照在漁船的風帆上，舟楫一次出水，一次入水，光芒閃爍，同時，水鷗在天上，魚在水中，一次見腹，一次見背，與舟楫一樣的閃爍。同在晚餐的旅客們敘談他們日間在林中的涼快，小孩打斷他們的話，說他的狗幾乎捉住林中的小鳥。

蚊子的聲音漸漸的熱鬧起來的時候，新月將往大西

洋沈下去了。這新月，是經母親看過而來的，在新開的桂花香充塞的庭中，他扶了杖，對宜兒說「你的叔父也該在法國看桂花了。今天是他的生日，午間吃麵時，我已與你說過的了。只是，他沒有聞到我們自己的桂花的香氣，而且，他不曉得我們這樣的在說他。」其實，在法國永不見桂花，然而，我不但聞到我們庭中的桂花香，聽到母親的語音，而且他們的容貌與一切，都清楚的在我的眼前，蛾眉月漸漸的在青淡的龍山上香爐似的望

海亭後下去，桂花樹，紅蓼，與雞冠花等的形色漸漸的模糊起來，四圍園中的絡繹，滿在南瓜的花葉上叫，這是宜兒欲捉不能的，他們都知道，只要拏了燈籠走近去，就見許多靜在帶露的花葉上的絡繹，而且隨手的可以捉住，然而他們一定沒有去捉。母親感着微涼進屋內去了，或者又於夢中讀「西出陽關無故人」之句，如濟弟死時的樣子，而這新月便留着讓我獨看了。

我幼年時，每到生日朝晨，母親總對我說，「今天

是你的生日，小心點，不要討人厭。」我每次必高興，這一天中，可以如心如意，必沒有人敢得罪我的了，但同時也不高興：爲什麼從來到生日的一天，沒有母親告訴我，我總不想到，曾祖父母的生日自己都已記得，不必他人告訴的。後來，在學校中，沒有母親來告我，所以沒有一年記得的，雖然母親與澄弔在家中還在吃麵，紀念我的生日。那時，曾祖母，曾祖父，燦弟及父親先後死了，在我家的男工女工先後走了，家中只有母親與澄

弟了，今天我想到這是我的生日者至少常有十餘次了，我如曾祖父母了。

我走到沙灘邊，在伸入海中的碼頭上走過去，漸漸的與島岸離遠，然而離對面的大陸自然更遠哩。在黑暗中，我見到兩岸的燈火，而兩面各能相互的見到，如朋友間的通信，相互的報告平安的消息，如黑夜床中的母子的撫摩，互說「我沒有離開你！」而且很安慰的想「他沒有離開我。」海面上隱約的見到星散的水泡，跟了退

潮流出去，小船繫在碼頭的柱上，依了波浪一高一低的跳動。在那一年的今日，我只有尺餘長的身體，以後漸漸的長育起來，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漸漸的減縮，又到了一定的程度為止，正與水泡浮在潮上由漲而退的路程一樣。時間在我的身旁流過，有時打我，有時撫我，使我如船的一高一低的跳動，我沒有權力說我不要流，我沒有權力說我不要動！

十七

晝海上夕照之後，在沙灘上散步，遠見小兒忙碌的檢起退潮後遺留的海藻，我隨便的走近去，看他們做什麼。一個十歲樣子的女孩，頭髮披散在後面，上有褐色綑結，兩臂兩腳都是裸出的，捧了海藻放在沙灘旁，這沙灘的裏邊是一洞，有階級可以走下去的，洞中有一長兩圓的三了位置。他放海藻在這階級上的圍牆旁——倘若我們承認這是他們所造的屋——立刻再去捧別的了。又有

一個較小的，穿紫色線衫載黃色軟帽的，與一個只穿浴衣年約六歲的男孩，也跟了搬運來。他們這樣忙亂，有時捧了太多，在路中零落的掉下，無暇檢起，只剩了很小的一條，也放在這裏。旁邊另有一個洞，先後的走出三個小女孩，兩者指着隣洞的主人低聲的說話，其中紫衣黃帽的，當是正在搬海藻者的姊，因為很相像，而且有同樣的衣帽。他們走近去，問他們為什麼搬海藻，年較長的女孩說，因為夜裏潮水要來。他們沒有問為什麼

潮水要來便要放海藻在這裏，立即轉頭也去搬了來放在自己所掘的洞口。他們以爲這與屋一樣，門口與轉角旁各放一塊大石，可以低禦車輪的侵犯；其實，只要黑夜蓋下來，他們安心的睡覺，什麼危險都不會有，潮水也決不到這裏的。鋼琴聲在岸上的屋中出來，笛子的聲音在較遠之處，這或者就是這小孩們的父母兄弟們所演奏的，他們或者正在計畫建築一更美麗更安適的莊屋，或者正在計畫建設一件新的社會事業，如小兒們在沙上一

般的建築。

晚風愈是涼快，小孩們愈勇於搬運海藻了。一個少婦在岸上拏了綠衫叫小的男孩去穿，在刀叉盤子擊撞的聲音中，小孩們先後的被他們的母親們叫去晚餐，他們完成今天的工作了。

十八

在光滑的海面上，各色的帆船各自的然而羣體的移

過去；太陽還沒有起來，然而淡紅的天籠罩在他們上面表示不久就有莊嚴的太陽出來保護他們的隊伍。我在沙灘上散步，只有我一人，自從很久起，只有我一人！我不能說這個，因為這是不願睡覺的責罰。

忽然動我的注意的是碼頭柱子上的黑點，我明白，這一定是書上所見的藤壺的羣體了。走近去，果然，幾百幾百的小孔如蜂巢的挨擠着，每個孔中有細小的肉足，微露在孔外。我設想，他們中或者有時也有一個伸出

他的脚，踢隣居的一下，或者有時也有一個說出一篇大道理，要將某個擠出這個羣。然而在柱上我沒有見擠出的空位，在地下也沒有擠出的死殼。我有點妒忌，其實大半爲了想考察這種小動物的體質，何以使他有這樣的幸福，於是隨便在地上檢起半邊雪白的蚶子殼，想剖開一個，看看他的究竟。我有點着慌，因爲我對於藤壺是第一次做剖子手，其實大半爲了有點妒忌。蚶子殼夾在我的大指與食指中間，正對着一個小孔砍下去，忽然的

我的小指覺得冷，而且全身都冷了，大概我擎着的屠刀割了自己了。擎起手來看，長條的血掛在手指下，然而這是綠的，不是紅的。我沒有出血，也沒有割，只是一條綠藻，寄生在蚶子殼上。蚶子殼，掉在地上，綠藻還是寄生着，而藤壺一個也沒有傷。蚶子殼，綠藻與藤壺他們的相互關係如此密切，然而在這裏，我只有我一人。我被拋棄，原是我的羞，我還想「三日不吃飯，突得肚皮過江橋，」我是更羞了！

十九

島中交通繁盛的只是近着大陸的一面，西面與大西洋的大平面相接的，名爲野岸，聽到他的名字，就可想見他是與這岸不同的。我要看看野岸的究竟，於是從島的東邊直穿四基羅米突的松林，到了西岸。當初，沙堆成的堤防遮蔽着，沒有見到海，然而沙地漸漸的鬆起來了，知道漸入於人類腳力所少到的地方了。從堤防的缺

處，驟見一片黃色的大平地，遠遠的，鑲着銀白色的邊，再遠去，就是青綠的洋水了，上面罩着一層薄幕，展到最遠處，往上捲回來，漸漸的高上去，覆在我的頭上

- 潮濕的沙地，踏一脚，陷一寸，於是不得不格外小心
- 沙上竹葉似的許多班紋，大概是雞的腳跡。這是可能的，有人牽雞到這裏來遊，如常人之牽狗。然而不會這樣多。那麼必定是什麼地方養雞的公司，引雞到這裏來，讓他們吃徧地的小動物，人類的經濟行爲的進步，必

定可以做到這程度，然而……：……我有點不安呢，不知什麼地方是邊際的平面上，只有我是直豎的，這一條弱小的垂直線，那裏能夠改變大平面的分量的絲毫——倘若我是睡倒的，他決不更寂寞些！所更寂寞的，是千數成羣的水鳥零落的叫喊。我緩緩的走近去，他們都帶叫的飛去了。他們故意離開我，譏笑我為什麼要離開了人而與鳥來親近，然而，我又不明白當人們以脚底與我親近的時候，他們為什麼不來親近我呢？啊，我猛然的覺悟了

，竹葉似的斑紋，只是他們的足跡，我真太貪了，厚着面皮還以爲這是人類的事業！我沒有看清他們的面貌，我只在地上檢起他們所拋棄的羽毛，我附在信中，寄給我的師友，我說這只是「千里鵝毛」之意——其實，只是我的失敗的標記罷了。

遠望水邊有一小村落，然而屋上沒有頂，只有赭黑的壁與柱，大概是火燒過的，所以不像有人住。走近去一看，所謂壁與柱，都是腐蝕的鐵質，暗黑細小的蚌蛤

，滿結在上面。這是一隻大輪船：船身全陷在沙中，所使我疑爲村落的，只是通風管的斷口與艙房的殘壁。然而，雖然殘破，我還很認得出：這是司機者的坐位，這是繫鐵錨與繩索的鉸鍊，還有船頭船尾中容納幾百幾千個旅客的房間。在這偌大的天地中，他是惟一的人工物！

沙地的銀白的鑲邊漸漸的大起來，當我望海時，要抬頭瞻仰了，然而他不是很快的逼近來，倘若以錢塘江中的潮爲「跑步」，那麼，大西洋中的潮爲「踏腳」，所以

我還能沿着潮頭在濕沙上緩步。我只能緩步，拔起了左脚，又陷了右脚；對於這跋涉，雖沒有目的，卻留下痕跡，倘若野獸認我爲味美，或者偵探認我爲心惡，只要跟了我的足跡來，他們必能捉住我。烏賊骨的斷塊零落的暴露在沙上，他們曾經是完全的，而且曾經是生活；水母有大有小的分布着，都有海蟲羣聚在上面，享受水母正腐爛了得令的氣味，直到潮水再來時止；有長有圓有紅有綠有粗有細的蚌殼，有雙殼完全的，有左缺右全

的，有只留左殼或右殼的，有只留一角而不辨左右的，這個在那個的底下，那個在這個的旁邊，在同一床中各做各的夢；我俯身隨手檢起一個殼，鏟起一撮沙，放在掌中一細看，有透明的彩色的石英，有灰白的輕鬆的石灰，有各種藻類各種蚌類的殘屑，啊，我的社會太寂寞，他們的社會正熱鬧呢！

偶然的，望見一條樹枝，拏起來，兩端的斷面，都是平滑的，小的一端是平切的，成正圓形，大的一端是

斜切的，成橢圓形，這必是人類的手跡，而且，在小的
一端上繁一白色的毛絲，想是小孩玩弄過的。我有意而
且無意的拏了這條杖，不知是吉還是凶，一步一支的走
回來了。

二十

在斜陽中，大家照常的晚餐，除了蚊子嚷得更響些
以外，沒有與平日不同，然而在將黑的時候，忽然的黑

雲起來，雷電並作了，大家驚奇的說，這是未曾料想到的，當初確有閃閃的電光，然而總以爲是燈塔的投射，雖然以前屢次疑惑燈塔的光爲電光。從此，漸漸的清涼起來；我要去看天，所以與友人們說別。他們說，不怕受涼的嗎？我說我有我的大衣。暴風怒捲，雨點歷歷的下來；波濤在海上，松濤在林中，我有我的心，夾在兩者的中間跳動，何等痛快啊！然而……雲雨立即過去，什麼都沒有了。

第二天早晨，在晴光中繼續畫松林，幾乎不信昨晚有雷電，林中居住的小朋友們又立在我的後面了，等我見到他們時，一個一個的都與我握手，一人對一個初次相識的說；

「他畫的就是我們的莊屋。」

幾分鐘之後，他們都騎上自行車遠去了。

就是這個莊屋中，出來三個小姑娘，也認識我的了。
• 在我的眼睛中，他們是很小很小的，然而幾分鐘之內

，他們漸漸的穿過松林，漸漸的大起來，而且已在我的旁邊了。他們看了一回，都坐在我旁邊的草地上了。一人說：

「前面的女子也在畫我們的莊屋……」

「他畫屋好像畫……牛。難道我們的屋像牛的？」

「另一個說。」

「他還不許我們去看，以爲他畫不好是我們之故。」

停了好久，一人問：

「先生，你會玩紙牌嗎？」

「我不曉得玩的，」我說。

「總有一二樣會玩的。」

「因為從來沒有玩過。」

「不要緊，我可以教你的。玩『老姑娘』是很容易的。」

一人回去取了紙牌來，而且一張一張的給我看：

「這個與這個可以配對的；這個與這個」……我
看凡可以配對的都是點數相同的，於是明白了。他們又
說：

「先配完的得勝，有剩的是老姑娘……倘若男孩
，就是老孩子。」

遠遠的有人對我們說：

「這裏是弄紙牌的嗎？我要讓你們在這裏弄紙牌哩
！」說着走過了。

他們沒有回答他，相互面面的注視，而且相互安慰的說：

「不怕他！」

「這是誰呢？」我問。

「綠叢莊屋的女工。」

不知不覺的，雲已遮住太陽，不能續畫了。於是只得整理畫具預備回來，他們的女工走來奪去紙牌，且說：

「十一點鐘的功課怎樣呀？」

我有點不安，倘若他們這個行爲是過失，那麼我也當分擔一分罷，我抱歉的與他們告別了。

到郵務局，有二哥寄來的照片，與許多的報紙，局員是一個小姑娘，問我可否給他一個中國郵票。我就取下當時所有不同的郵票各一個交他，而且，因爲照片的封皮已經破裂了，所以隨手指示給他看，這是我的哥，這是我的姪，其餘的都是朋友。後來，他問，但不是直

接問我，只問我同着的朋友：

「日本大地震，他有家族在那裏而受害否？」

一個幼年的姑娘，眼光已射到全世界了。

回寓後幾分鐘，大雨到來了。昨天等雨，雨不來；今天想晴偏下雨——然而昨天的希望總算達到了！潮水未滿的海面上，雨絲斜着，而且波動成輦浪，如新熟的麥田。簷溜管中的清水急流到街旁的水溝中，欲撓和濁水使較清；雨點緊打在海上的鹹水中，欲撓和鹹水使較淡。

，可惜的，雖然也下了一小時，但終於停止了，我想他久雨，他卻不下了——然而剛纔想他晴的希望總算達到了！

在這晚晴中，海中更盈滿，微風更清快，我又往所畫的莊屋前走過，與小朋友們道別，我說我明天要去了，也許明天不能見到，所以先來的。而且，在各處繞一周，與所有的小朋友——盡我所能見到的——道別；他們，在這晚晴中，都祝我旅行安好。

二十一

必有人要問，爲什麼我的遊記寫到這樣子。真的，我也這樣想。我着實愛寫一個鄉下人的生活，或者一個小姑娘的性情，然而我現在寫的是這樣了，這是沒有我的主意的。

一個晚上，樓窗外照見一片晚霞，我立刻輕鬆得多了，跑下樓梯直往海邊走。腳在跑，心在跳，頭仰看天，天紅如火燒。然而，太陽立即下去了，雲彩由中國國

旗的第一色驟變爲第二色，等我轉頭由原路摸索回來時，而且一切驟降而爲第五色了。我很知道這裏的落日就是別處的朝日，而且等候一夜後，明天又來的，然而我的心永遠的留着一個黑暗了。微幸的，在散步的時候，無意中見海中的魚跳出水面來，一秒鐘之後，魚已不見了，只留一層一層擴大的水圈，一分鐘之後，水圈也不見了。我很知道，別的魚必有在別處這樣的跳躍出來，而且就是這條魚，立刻又在別處這樣的跳躍出來，然而我的心中